

從電子郵件中傳來您已離去的消息，我整個人震住了。雖然早已料到遲早有這麼一天，但聞知惡耗時仍然悲慟，震懾無言。我目前休假研究在中研院生化所的辦公室中，對於您的記憶，不斷浮出我的腦海中，最後一次和您見面的場景，猶歷歷在目，那已是一年多前的事了。2010 年的十二月七日清晨，您的同窗好友張步良教授帶著橫越太平洋剛下飛機的我去看您。清冷的 Washington DC 冬天的早上，從 Dulles 機場直奔您的寓所，沒有事先聯絡，非常不符您的教養哲學的探訪方式。您穿著睡衣從臥室中出來，推著有點體積的四腳助步器，顫巍巍地邁向客廳，沒有看護的幫忙是無法走到您的沙發椅上，才一年不見行動能力急速下降到連我都不能想像。坐定之後，您開口想說一些話，但話在喉嚨始終無法串連成句，只見您的右手不斷地顫抖，內心焦急但是嘴巴不聽使喚，肢體震顫仍無法克制，凡此種種神經系統的失調，著實讓人心力交瘁。後來您選擇拋開這些煩惱，躺在沙發上。此刻天地無聲，一時之間我也不知如何安慰是好。親愛的黃院長，啞口無言對一位一流的醫學教育者真是天大的折磨。稍稍整理情緒之後，我突然想到一個和平常不同的溝通方式—就讓我來說，您來聽吧。我嘗試把成大醫學院寄來的『一頁書籤，八方思惟—黃院長書籤展』師生的感言念給您聽。我雖不擅讀句的，但發現您的眼淚很快就掉了下來。我以前幾乎沒看過您流淚的。我每唸一段，您就淚流兩串。學生寫得真誠，他們對您的感念，反映出您在他們心中種下的教育種子。我繼續唸，您繼續流淚，不旋踵已經滿臉淚痕，我總共念了十幾個感言，一直到您安詳地睡著，睡得非常地甜美。您一向最關心學生，關心他們有沒有學到東西，這些學生的回饋，讓您在病痛之中得到安慰，得到祥和平靜，得到心靈契合。

謹誌下我最後一次和您見面的心情故事。親愛的黃院長，我們最尊敬的精神導師，期望您安息吧！



2010-12-7 Washington DC